

麗澤論說集錄

五



麗澤論說集錄卷第八

門人集錄史說

大抵史有二體編年之體始於左氏紀傳之體始於司馬遷其後如班范陳壽之徒紀傳之體常不絕至於編年之體則未有續之者溫公作通鑑正欲續左氏左氏之傳終云知伯貪而復故韓魏反而喪之左氏終於此故通鑑始於此然編年與紀傳互有得失論一時之事紀傳不如編年論一人之得失編年不如紀傳要之二者皆不可廢韓魏之事溫公論之詳矣今姑言看通鑑之法昔陳瑩中嘗謂通鑑如藥山隨取隨得然雖是有藥山又須是會采若不能采不過博聞強記而已壺丘子問於列子曰子好游乎列子對曰人之所游觀其所見我之所游觀其所變此可取以爲看史之法大抵看史見治則以爲治見亂則以爲亂見一事則止知一事何取觀史當如身在其中見事之利害時之禍患必揜卷自思使我遇此等事當作如何處之如此觀史學問亦可以進知識亦可以高方爲有益

溫公論才德自分明但說德者人之所嚴才者人之

所愛愛者易親嚴者易疎是以察者多蔽於才而遺於德此却更須推求如汲黯以嚴見憚東方朔朱買臣之徒常在武帝左右蓋所尊非所用所用非所尊又如唐太宗最善用人若王魏溫薛雖曰尊用而封德彝宇文士及之徒曰狎愛此所以不能致三代之治然此又當求其本源凡人胷中本自有德則見有德者自然與我合若自有才則見有才者自然與我合如唐德宗初雖用崔祐甫陸贄後乃用盧杞裴延齡韋渠牟之徒以成禍亂蓋德宗胷中與小人合故見盧杞之徒自然與之親合也以是知得天下病根本不在外

知氏趙氏之興衰不在於晉陽交兵之日而在於立後之初天下之事正其本而已矣

天下之言有近理而非者此最難辨如趙魏二子解締疵之言而謂知伯曰夫二家豈不利朝夕分趙氏之田而欲為危難不可成之事乎此兩句最近事情然自古陷於詐謀者多以此等語言蓋論目前之利害似是切要而其中則不然也

豫讓為智伯報仇此雖未中節然亦難事其言有可取者有害理者如曰既已委質為臣而求殺之是

二心也此說甚正至於所謂所以爲此將以愧天下之人臣懷二心者此則甚害理蓋愧之一字具豫讓處心錯處大凡見危授命乃是道理當然豈因有心愧不授命者然後爲之

魏文侯號爲當時賢君然所以號爲賢君者蓋當時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之徒相與扶持之故也然亦是聖人之功蓋孔子培養許多賢才在數十年之前散在諸國皆能使其君爲賢君如文侯問鍾聲心術微差便有田子方救正又如樂記載古樂今樂一段可見文侯之賢皆賢人扶持之力

人心各有所偏偏於此必廢於彼如楚之鐵劍利而倡優拙蓋一心於武則倡優自然拙此所以審於鍾聲必聳於樂官也

子擊曰富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富貴者安敢驕人夫富貴固不可驕人貧賤亦豈可以驕人驕之一字使周公有之尚不足觀况其下乎子擊欲以勢驕人子方欲以學驕人二者之失則一子方本子夏門人歷於戰國不免爲風聲氣習之所移故有驕人之失其後子方之學流爲莊周之傲物輕世

魏文侯問相於李克，克對極有體。大凡不在朝廷而論朝廷事，止可泛論大體，不當明言某人可用，某人不可用。故李克初只說「卑不謀尊」及文侯再問之，克亦不明言。成可璜否，止言「觀人之法」，使文侯自觀而得之。及李克出見翟璜，璜忿然作色而終屈服者，蓋始謂克明薦魏成而不知克止泛論大體也。以是知不在朝廷而論事者，止可泛論，不可指名對州縣官言亦然。

吳起爲魯將，取齊女爲妻。魯欲伐齊，遂殺妻，求將起。未必專是貪官，只緣起學得兵法精便，被它使作求逞其技能，以此知不爲技能所使者難。然吳起卒爲魯人所譖，人言樂羊伐中山，對使者食其子，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易牙事齊威公公，盡嘗天下異味，獨未嘗人。易牙遂殺其子以進樂羊食，子易牙殺子。吳起殺妻，皆是於所厚者薄。凡人於所厚者厚之，則人亦厚之；於所厚者薄之，則人亦薄之。此其所以終於致疑也。起爲人貪財好色，及爲將則與士卒同甘苦，非起前貪而後廉也。前之貪貪財也，後之廉貪功名也。漁人以餌致魚，非能捨餌也，欲得魚耳。

田文乘間謂其父曰君私家富累萬金而門下不見一賢者又尚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文竊怪之於是嬰乃禮文使主家待賓客自常人觀之田文之豪似勝田嬰之吝殊不知二人皆是私心田嬰之私心人皆知之少有以田文爲私心者田嬰蓄財不肯自用乃欲留以遺不可知之子孫固是不是田文取其財而用之又不過養許多鷄鳴狗盜之徒又爭得幾何嬰之失在於貪財文之失在於貪名二者之失則一須於此事求其酌中乃可大凡天生萬物將欲留與天地間人同用須使人人均足方是天之正理一或不均便是暴殄天物且如布帛粟米人人所須泉貨金貝人人欲用今富者乃封之府庫至於腐壞貫朽豈非暴殄天物此所謂閉天之惠正是靖郭君之病天生萬物人皆可用今乃培克以爲已有然後散之及人此所謂盜天之權正是孟嘗君之病閉天之惠其罪固大盜天之權其罪亦大古語云廣取不如儉用此語亦有理所以不敢廣取正是不敢閉天之惠所以必儉用亦恐盜天之權故也

楚元王爲穆生設醴及王戊即位忘設焉穆生曰可

以逝矣申公白生止之不可竟謝病大凡看人最  
不可就事上看如就事上看則是按本之學此一  
段固是穆生知幾或有人尋常待我厚一旦偶遺  
忘終不成便去須是心地明白瑩淨如禮記所謂  
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至誠之道可以前知須自此  
學中來然後事事看得破申公白生曰獨不念先  
王之德歟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此三句最  
爲近理移換得人自非穆生守之堅見之明安得  
不留今有勸人殺人而人不從者以其不近理也  
至於以近理之言勸之而終不爲所移斯可以爲  
難矣

魏其爲丞相籍福賀因弔曰君侯資性喜善疾惡方  
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君侯且疾惡惡人衆  
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不能今以毀去  
矣大抵兼容善惡有爲身計者有爲國計者爲身  
計者善者吾用之惡者亦用之不過朋黨衆盛更  
相輔助此不過持祿保位之小人不足論也若爲  
國計則善者使居於內當陳力就列之任惡者因  
其才出居於外或使效一小官守一小職處之各  
當其任如此乃是通達治體之君子大凡天生萬



物不无善惡要之欲各得其所如城邑市井則人居之山林藪澤虎狼居之江海沮洳魚龍居之雖有善惡而各得其所故謂之兼容非必黑白不分賢愚混雜始可為兼容也籍福談說之士觀其語意不過勸實嬰為己耳然其言亦有可取者如戒以喜善疾惡此四字最好善者以為善惡者以為惡此乃是正理若善上添一喜字惡上添一疾字便是為他善惡動了祇緣義理之上不可增減分毫大抵常人之言有與聖人之言相近者最不可不察如籍福所言實嬰喜善疾惡與聖人所謂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大率相似然實嬰反以此敗者何故只緣聖人之言求諸內實嬰之事求諸外聖人使人見善則省察自己常恐不能及見不善則省察自己恐被人染着此所以為聖門學者之事至於實嬰之喜善疾惡則此心一向在外只管看它人善惡却都不自點檢此其所以招怨而取敗也

漢至成帝百餘年矣文景武昭宣之盛為兩漢之冠永光元年以詔條責丞相御史猶云方今承周秦之敝俗化陵夷民寡禮義風俗之難移如此

相帝爲蠡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即位擢福爲尚書時同郡河南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爲之諺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揣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天下之事最是互相譏揣妄分清濁爲禍最大此一段正是學者大戒且如房周賓客初時說此二句實學舍中相譏誚戲笑亦豈知自此致天下之大禍大抵此等語相傳一人傳二人自二人傳之至於一州一縣夫以一人而當一州之怨自然必致殺身又推而廣之豈不大可畏哉大抵爲學須當推廣大心凡執卷皆是同志何必與親厚者及相近者方謂之同志而疎遠者便不是同志之理此只是一個忌心又如朋黨之禍亦有兩等一等是輕薄如房周之賓客一等是介廉高自標置如范滂李膺之類其賢愚雖如霄壤之不同其禍天下則一大凡人處心賢者敬之不肖者憐之庸常者容之如此便好孔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此三句抑冕聖人廣大氣象又如何有可厭可弃之人蓋四海之內皆兄弟何嘗有內外人人有此心和氣自然薰蒸太平豐年之氣自此感格

左原爲郡學生犯法見斥郭林宗遇諸路設酒肴以慰之謂曰遠瑗顏回不能无過况其餘乎慎勿恚恨責躬而已林宗此言極得中尋常人見人見斥必以桀跖視之林宗提起遠瑗顏回以告之所以開其善心其實亦非過譽之蓋善與惡隔壁耳東漢風俗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濁見人見斥者誰肯與之語亦如今世士大夫遇此等人其上者必指目之下者設酒肴慰之以助其怒或雖設酒肴猶責誚之以增其怒唯林宗言最得體蓋林宗乃一時名士原旣見斥忽得一名士與之語又舉二賢者以告之此其所以終於悔怍也

薛包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杖不得已乃廬於舍外旦入灑掃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晨昏不廢居歲餘父母慙而還之大氏暴戾之性凡人有此根者終必發露惟其本无者雖屢撓而莫能有如油麻之爲物其中本有油故一加砧杵則油便出如使以杵舂米雖如粉亦无油矣薛包之事父母父母逐之其始則居於里門自常人之心父母逐之至于再至于三則必有不能忍者今包也終不能去而晨昏之奉益勤蓋

其无暴戾之根故也

郭林宗宿茅容家容殺雞爲饌林宗謂爲已設旣而以供其母別置果蔬與客同飯林宗起拜曰卿賢乎哉林宗名重當世時人蒙其題品者如馬之遇伯樂價增數倍人與之共舟車者尚謂登仙况林宗宿於容家其榮亦甚容乃視之爲常初不以此動心自非其中有所容安得如此引之愈深作之愈安

漢末范滂之徒各持私議以是非天下而申屠蟠獨翩然遠逝絕迹梁碭因樹爲屋自同傭人及黨錮禍起獨免疑論蟠固知微矣然亦未盡也蓋君子思不出其位一出其位而唯務點檢它人之得失利害則於本位必不子細何者心无二用故也蓋君子所以思不出其位非固不敢出位乃不暇也蟠雖能終免疑論然其所以絕迹者亦由其始不能磨礪圭角故必強制力拘方免於疑耳自古多謂和光同塵亦由其不能全之常欲強揜之也若本无迹何用絕迹山林若本不高何用自同傭保蓋蟠始初不知己之所爲无非常之事故見其異而制之也

武等欲誅宦官中道事泄曹節等矯詔作亂以張  
奐新徵不知本謀遂令與周靖圍武武自殺陳蕃  
亦死張奐雖素為忠直剛正之人緣在外只理會  
邊事都不知朝廷士大夫賢否忠邪一旦被召遂  
為姦人所賣反害正人後雖悔痛因青蛇事上疏  
乞改葬蕃武已无及矣以此觀之士大夫在外切  
不可不知當時朝廷之忠邪若都不講究一旦見  
用雖剛正如張奐尚不免為姦人所賣况其下乎  
華歆少避亂與鄭泰等同志六七人步出武關道遇  
一丈夫獨行願得俱皆哀欲許之歆獨曰不可今  
已在危險之中禍福患難義猶一也无故受人不  
知其義既已受之若有進退中可弃乎眾不忍卒  
與俱行此丈夫中道墜井皆欲弃之歆曰已與俱  
矣弃之不義相率共還出之而後別去眾乃大義  
之如今人多是倒做且如初時見人不問可否輕  
受之後來不能承當事又輕弃之觀華歆此一事  
當時若无後一段人只道華歆是一个忍人有後  
一段方見華歆子細不苟處天下之事最不可容  
易老子曰輕諾則寡信禮記曰與其有諾責也寧  
有已怨始初若容易輕諾後必不能了事若子細

審諦故有所不做做須做得徹大抵處事容易是涉世爲學之大病然華歆少年處事子細可謂極有資質自可爲後世法及在曹操之朝乃輔之以傾漢室此蓋有資質無學問之過也以歆之資質其終猶如此况始失之輕易者乎若看一事則歆亦可法若看終身則歆爲可戒

管寧與邴原至遼東原性剛直清議以格物公孫度以下心不安之寧謂原曰潛龍以不見成德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密遣令還處危亂之際正不可露圭角邴原干戈擾攘盜賊之區乃一一欲以清議格之自然招禍此不知與時消息之理坤之六四括囊无咎无譽夫六四處危疑之地與六五无相得之義正當如囊之括其口更无一豪露出便是括囊若有分豪露出只是招怨須是看時節方得又如寧遣原西還此又是處朋友道理蓋度其情性知其未能亟改故遣令西還所以全之也

劉廙弟偉爲魏收所引坐誅初偉與魏諷善廙戒之曰世之交者不善擇人務合黨衆非厚已輔仁之謂也吾觀魏諷不修德行而專以鳩合爲務萃而不實卿其勿復與通偉不從故及此一段於交際

最緊要大抵人之交際最要看一个虚與實如今人問巷酒食之交當時非不甘若醴及一旦遇事則都不見緣其初交本不曾理會著實底事若交際之間始若淡薄无味然其氣味却長始若親昵其終必不久如東坡剛說兩句極好全我者皆平日所畏人也誤我者皆平日所愛人也平日所畏敬之人終必有益劉廙弟與魏諷交終及於難方其未及難時劉廙已知其必及難何故蓋其專以鳩合為務華而不實如何能久非厚已輔仁之謂也此一句極好大凡人之虚交在我有所損在彼亦无益此一等交際自孟嘗春申之徒招致賓客其後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及東漢李膺范滂結成黨錮之禍皆此類也

張飛嘗就劉巴宿巴不與語飛遂忿恚諸葛亮謂巴曰張飛雖實武人敬慕足下主公方收合文武以定大事足下雖素高亮宜少降意也巴曰大丈夫處世當交四海英雄如何與兵子共語乎備聞之怒曰孤欲定天下而子初專亂之其欲還北假道於此豈欲成孤事邪天下之患在於妄分清濁如人之一身无手則不能執无足則不能履又何必

愛手而惡足自古文武只一道堯舜三代之時公卿大夫在內則理政事在外則當征伐孔子之時此理尚明冉有用矛有若與勇士孔子亦自當夾谷之會未嘗以武事爲麤西京之時亦知此理故宣帝詔黃霸曰邊境有急則左右大臣皆將帥也至於韓安國之徒亦皆出征守邊及東京末士君子高自標榜妄分清濁善惡大明流品太分遂成黨錮之禍故劉巴之徒猶有餘風宜其見弃於劉備也然當時人不必盡如此其中亦自有人如鄭康成後世只視爲箋注腐儒至劉備論赦事曰昔予在陳元方鄭康成之間終身佩服其言語不忘則其所以相與語者必不止箋注之間矣

諸葛亮治蜀之規撫有後人不能盡知其耕戰之法立國之紀綱賞罰之信必此人所共知最是亮死後其規模猶足以維持二十年以劉禪之庸菽粟不分而蜀不亂此誰能及後之爲相者身在時尚不能无失而亮死後猶若此只緣亮當初收拾得人才在故亮死後蔣琬代之琬之後董允代之允之後費禕代之皆是賢者此亮之規撫足以維持之也



漢蔣琬爲大司馬東曹掾犍爲楊戲素性簡略琬與  
言論時不應答或謂琬曰公與戲語而不應其慢  
甚矣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從後言古人所  
誠戲欲贊吾是邪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  
之非是以默然是戲之快也又督農楊敏常毀琬  
曰作事情憤誠不及前人或以白琬主者請推治  
敏琬曰吾實不如前人无可推也主者乞問其憤  
憤之狀琬曰苟其不如則事不理事不理則憤憤  
後敏坐事繫獄衆人猶懼其必死琬心无適莫敏  
得免重罪蜀自諸侯亮死之後而琬繼之琬以三  
公與戲語而戲不應或以此構戲而琬亦不之罪  
可謂能容物亦可謂難能然就琬所言觀之則不  
能无病祇緣不合作意於其間琬對或人但須言  
戲是簡略其心无它足矣琬即要說我能容物如  
人心不同云云此語大是做作不是自然戲之不  
應亦未必是如此琬要說此道理不知却有礙理  
處如言戲欲反吾之言則顯吾之非此句大段礙  
理琬之此言止欲解戲之過不知却塞了一國言  
路琬秉國大政琬之非當勉衆人共言可也乃以  
不顯己之非者爲是豈不殆哉如後一事極好无

可議者史謂琬心无適莫此語甚好如與人有隙幸其以事來而加之罪者固不足論至於避嫌遠去不預其事亦未免有心琬之心无適莫非止不怨敏亦不以此自歉所以爲賢也

王昶戒子曰潁川郭伯益好尚通達得其人重之如山不得其人忽之如草吾以所知親之昵之不願兒子爲之北海徐偉長不沽名高不求苟得澹然自守唯道是務其有是非則託古以見其意當時无所褒貶吾敬之重之願兒子師之云云此一段略如馬援還書皆舉人才之可法可戒者以教之其教子之心固善矣殊不知所欲教子者本不欲其輕薄言人之過言未脫口而已反自言人之過何其反也其後馬援薏苡之謗亦正坐交趾之書未能免其子之過而已先受其禍矣

將軍駱統表理張溫曰溫洪雅之素英秀之德文章之采論議之辨卓犖冠羣偉燁曜世世之人未有及之者也故論溫才則可惜言罪則可恕權不納裴秋言以爲權旣疾溫名盛而駱統方驟言其美何異燎之方揚又搗膏以熾之哉大凡解人之怒須是委曲做一道理順其意說彼人不是然後徐

以言語解之其怒方息今不能解人之怒者他人  
正說彼不是我方且以爲是是宜激其怒而趣其  
禍也如田蚡正怒灌夫竇嬰乃言夫勇冠三軍宣  
帝正怒蓋寬饒鄭昌乃言猛虎在山蒸藿爲之不  
採二人卒不免死此皆不善解人者至如霍光怒  
田千秋擅召中二千石杜延年必言千秋素无持  
守而爲好言於下至擅召中二千石甚亡狀歷數  
其罪以中光之意然後徐言丞相故用事不可遂  
弃故光卒捨之鍾期言不中以琴撞秦始皇始皇  
怒或言於秦王曰悍人也此一言已釋秦皇之怒  
氣十五六矣又曰幸期之遇明君也如遇桀紂則  
不免於禍如此方可以解人之怒而免人之患  
魏舒爲司徒以年老遜位就第舒爲事必先行而後  
言遜位之際无有知之者衛瓘與舒書曰每與足  
下共論此事日日未果可謂瞻之在前忽然在後  
矣謝顯道解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極好其  
言曰善言不發必爲善行惡言不出必爲惡行蓄  
於內者旣深則發於外者不掩且以怒言之如怒  
一人斥罵極口此怒必消若隱忍不發一旦發之  
則其怒不可遏今人爲善未做一分先說一寸未

做得一寸先說了一尺畢竟做不成嘗見張子韶  
一日與衆對坐陰雲四合未雨間忽聞數聲雷子  
韶云此雨必不成它人問如何子韶遂引孔子說  
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爲對蓋雲起无數聲  
雷則必雨先鼓數聲雷發泄了故无雨作文亦然  
今人學得數句言語且留在曾中涵養得熟然後  
將出用則若長江大河源源不可竭若方學得一  
二句便把出說了都不留在曾中此必終不能作  
文

虞欽著書稱徐邈曰或問欽徐公當武帝之時人以  
爲通自在涼州及還京師人以其爲介何也欽荅曰  
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等用事貴清素之士于時皆  
易車服以求高名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其爲通  
比來天下之奢靡轉相放恣而徐公雅尚自若不  
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无常  
而徐公有常也大凡人多爲世態習俗所驅有爲  
善所驅者有爲惡所驅者不爲惡所驅猶可用力  
至於不爲善所驅方始見曾中有所立

魏臨菑侯植有奪宗之議文帝問賈詡自固之術詡  
曰願將軍朝夕孜孜不違于道如此而已文帝從

之深自砥礪太祖又嘗屏除左右問詡詡默然不  
對太祖曰與卿言而不答何也詡曰屬有所思故  
不即對耳太祖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  
子也太祖大笑太子遂定詡之委曲調護可謂得  
其道矣若使居漢武帝唐太宗隋文帝父子之間  
則必无廢立之禍大凡唯賢人君子之言則有利  
而無害若游談裨闔之士言而善則其利固大若  
其不善則其害亦不細如賈詡只是游談之士偶  
能辨此耳且亡漢者由詡之一言存魏者亦由詡  
之一言王允殺董卓卓黨謀於詡詡勸之攻城殺  
允漢由此亡今於魏父子危疑之時乃能委曲調  
護如此使詡能移此心說李傕等散兵歸農豈不  
兩全漢之社稷不亡而詡亦得爲完人矣

華表年二十餘爲散騎侍郎同僚諸郎共平尚書事  
年少並厲鋒氣要名譽尚書事至或有不便故遺  
漏不視及傳書者去即入深文論駁唯表不然事  
有未便輒與尚書共論盡其意主者固執不得已  
然後共議奏上表在輕薄之中而能用心如此亦  
賢矣同僚之心本不要成事表則視人如已但欲  
成國家之事所以能若此

後魏源懷巡北邊鎮將元匡須與懷少有舊貪穢狼籍置酒請懷懷曰今是源懷與故人飲酒之坐非鞠獄之所也明日公庭始爲使人檢鎮將罪狀之處耳旣而表劾匡須世俗多謂公私不兩立此大不然所行若合道理則公私兩全否則公私兩失懷與尼須旣是故人及其劾奏之時略无故舊之情所以前後相異只緣將公私作兩件看了不知於故舊當明輕重事若可以周旋覆護須是隱蔽以全故舊之情若事不可隱蔽亦當哀矜懲創使之去職庶或公不敗事私不傷義便是忠厚底氣象然源懷蘇章事雖與故人飲酒似乎情厚終竟發摘情實便見其刻薄蓋今日與故舊如此則他日於君可知

隋煬帝在顯仁宮有一主帥私令衛士出入帝付大理源師據法帝令斬之師奏曰陛下初使殺之自可不關文墨此一段若源師能與人君爭曲直以生全人似亦可喜然謂初使殺之自可不關文墨一句大段害事彼徒見張釋之爲廷尉嘗如此說故能全活人而不致曲法不知旣如此說若人君錯認了則謂我自可殺人无人說得亦不須下廷

尉是教人君任己意殺人也大抵賞罰皆出於天而寄之人君書曰天討有罪天命有德則賞罰雖在君實天寄之而人君亦何嘗可自專哉此一句人須當細看此事王肅亦嘗論之

太宗一日問侍臣曰當今何事最急褚遂良進曰太子諸王早有定分最急遂良乘間而言固是然不能繼進其說亦可責也事君阿順者固不足道至若外畏公議內為身計凡言一事只是一次建明說過初不問其聽不聽行不行及至事有失則曰吾向言矣而君不聽不行也豈非畏公議而又為身計乎然遂良固非如此姑論人臣之大槩耳

高宗謂郝處俊曰朕嘗以秦法為太寬荆軻正夫耳而匕首竊發始皇駭懼莫有拒者豈不由積習寬慢使其然乎處俊對曰此由法急所致非寬慢也上曰何以知之對曰秦法輒升殿者夷三族人皆逃族安有敢拒者逮乎魏武法尚峻臣見魏令云京城有變九卿各居其府其後嚴中作亂與其徒屬數十人攻左掖門魏武登銅雀臺遠望无敢掠者時王脩為奉常聞變召車馬未至便將官屬步至宮門魏武望見之曰彼來者必王脩乎此由王

脩察變知機違法刑難使各守法必成其禍故三者設法敷化不可以太急觀此則知申韓之害於後世不少然申韓之言且曰使人不忍欺不若使人不敢欺不忍欺在我所以立法用刑皆嚴峻殊不知以法服人其外若密其中實疎以德結人其外雖疎其中實密

魏徵之得伸其用房杜之功也

揚椿戒子孫一段大抵前輩老成教人丁寧再三自有忠厚遺風周公作无逸戒成王躬朴謹重正父兄教子弟之體後魏楊氏累世孝友當時號為名

家人莫能及蓋緣老成之教不同觀其布衣韋帶之語可見前輩朴素如此大抵朴素簡約即興之漸奢侈靡麗即衰之漸天下國家皆然又如不與世家為昏亦是思慮得到忽值其氣習不美必為所牽染壞家法前輩教子弟每於微處防之且如子弟別室私飲食其罪亦小所以必責之者蓋以私心一萌必至爭奪異時爭鬪訟皆一飲一食之積本朝柳開仲塗記其皇考一事云嘗呼諸婦列堂下言兄弟本是同姓只緣異姓婦人入門教壞丈夫所以兄弟不足諸婦莫不戰慄其所以詳



責婦人蓋欲使之知懼其意雖是然於理未盡殊不知孝友非男子獨有而婦人獨无只是无以感之使男子之性堅定婦人自當感化豈有反敢構間反為轉移之理

楊師道為中書令太子承乾謀逆事洩與長孫无忌房元齡同按其獄師道妻前夫之子趙節與承乾通謀師道微諷太宗與活之由是獲譴罷知機密轉吏部尚書師道貴家子四海人物未能委練署用多非其才而深抑貴勢及親黨以避嫌疑時論譏之大凡人立身行已雖不可一端盡要之不過

就省力上求始若省力上求終必省力始若費力其終亦然楊師道一向只做費力事按太子之獄使其欲脫趙節之罪當直以實告太宗則恕與不恕在太宗都无後患如此便是省力想其微諷曲說費力多矣而不免獲譴豈不可惜其後又不能委練人才却乃強為介直過自嫌避以此而觀可見事事費力使其當時自知不能辭位不處豈不省力也大要人不可有機心機心一萌未有不為人窺測者

皇甫无逸過於審慎所上表奏懼有誤失必讀之數

十遍仍令官屬再三披省使者就路又追而更審  
每遣一使輒連日不得上道議者以此少之轉益  
州大都督母在長安疾篤太宗令驛召之无逸性  
至孝承問皇懼不能飲食因道病卒太常考行謚  
曰孝王珪駁曰无逸入蜀之初自當扶持老母同  
去申其色養而乃留京師子道未足何得爲孝竟  
改謚爲良以此二事始終看无逸只是利祿之心  
重謂之過於畏謹蓋不足以盡之惟其利祿之心  
重故於上表必如此更審其意不過恐得禍於君  
故爾於它事未必如此審慎也若事事皆爾何以  
爲官又觀无逸承問皇懼不能飲食道病而死亦  
可謂愛母入蜀之初想其非不欲侍母以行或其  
母自不欲去亦不可知无逸若能見母不行自當  
舍官侍養今旣不然雖死何及要之只爲利祿之  
心重故雖有孝心亦破利祿之心奪了

門人所記雜說一

敬而無失此言甚好但體此理便見得中便見得易  
鳶飛魚躍皆在

學者莫先遜悌遜悌則心下心下則平平則至公大  
同之理自見矣

左右廂起於唐本用李靖兵法諸軍各分左右廂統  
之自府兵法壞京師變為彍騎謂之禁兵諸道變  
為長征謂之鎮兵昭宗之亡禁旅盡矣朱全忠以  
方鎮建國遂以鎮兵之制用之京師是後京師軍

有四廂而諸軍兩廂其廂使各掌城郭煙火之事  
而軍旅漸有廂軍之名自周世宗散於方鎮寄招  
禁軍別立營部由是州郡始有禁軍 太祖作階  
級法專治禁軍而天下鎮兵通謂之廂軍教閱踈  
略浸廢為役卒矣 本朝承平時尚有教閱廂軍  
浙西尚有水軍

漢武帝用兵始有費闕已後不聞唐有長征兵而闕  
乏至于今

孔子防範寬孟子嚴孔子如覆幬孟子拔本塞源孔  
子只言放於利而行多怨孟子言上下交征利不

奪不饜

人言孟子師道嚴孟子却是寬孟子答問有比爲管  
晏者陋如彭更者孟子必爲委曲說數百言却是  
寬

孟子去孔子方百餘歲羣弟子便無能承當者孔門  
高第是顏子孟子高第只樂正子孔子語顏子曰  
吾以汝爲死矣相期如此孟子語樂正子曰子亦  
來見我乎氣象可見只爲戰國蘇張之徒富貴煽  
逼得人如此

孟子教人最於初學爲切如第一章說利字自古至  
今其病在此

國語釋詩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  
古曰在昔民曰先民先聖王之傳恭如此此是自  
古聖人以心相傳處非一人之私言也如孔子告  
顏子曰克己復禮爲仁告仲弓曰出門如見大賓  
使民如承大祭亦不是孔子自說左氏云志有之  
克己復禮仁也又云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  
也曰志曰則皆是古人相傳乃知三代中此氣脉  
不曾斷

晉人初不知爲學如王湛年三十不爲叔父所知兄

弟宗族皆以爲癡王述年三十尚未知名人或謂之癡此只是質厚尚能韜晦如此今欲爲學亦須質厚始得

子路管仲孰賢固是子路擇術正管仲主功利然須見得子路力量不同子路只孟子與明道特拈出來古人論人直是事理俱到

孔門諸弟子若論趨向固非管仲可比使它見用却恐未必有仲事業學者看古人要須看得至此  
敬言敏恐害事

坐談比臨事不同

王子直前知客來只是靜後如此如一盆清水無物不照若濁後便不見然亦須用力方如此若到聖人却不要這箇

吉凶禍福之徵驗無不可見如聽笏聽聲聽鼓角聽田中水觀人形色皆可以知之乃知這箇道理無不貫屬惟流滯於一途者則爲技術故有驗不驗若理會得統體者却不肯如此

只是一箇敬字隨大小都用得正容色整衣冠就此推而上之即易行乎其中矣

易傳若人看得他無長語雖未爲精亦稍得

讀書無疑但是不曾理會

有病須是尋他病根磨治始得須是主客之勢分

伊川中夜以思不知手舞足蹈不是歡喜正是生生

之本

君子義以為質一段工夫無窮一字該他不盡信以

成之貞固之謂

今人說著一邊便倒著一邊學者要得他務趨平實

故指他日用中踐履處令分明有箇依據然於引

而不發躍如也這裏却欠若是易傳便無此病

得主則定王弼解利建侯

君臣之間不是不可說話此皆士大夫愛身太重量

主太淺

秦之亡只緣李斯患失學者須是消利欲

殺百萬生靈亡數百年社稷皆生士大夫之患失

魚鳥本自親人王韶初下西邊魚皆水面上行彼人

不食故也

五十年前好話在衆中說不好話在屏處說五十年

後乃反此

陶靖節詩云代耕本非望所業在田桑今人立于天

地之間甚可愧怍彼歷叙飢凍之狀僅願免而不

可得乃云人皆盡獲宜拙生失其方此意甚平若  
近道者未句云且爲陶一觴却有一任他底氣象  
便是欠商量處此等人質高曾中見得平曠故能  
如此此地步儘不易到

有聚則有散理之常也須是將來統體看不私這一  
箇身如此始得言語不濟事 死生

生生不窮者則未嘗亡也散則氣耳

了得者都了得不了得者不獨一事

正獻公奏䟽言語有力又却無鋒芒

人於日用中細加觀察要得動靜語默皆知此地位

甚難到

不保其往未須言他人

天命匪謔匪常直是無可倚泊

致知與求見不同人能朝於斯夕於斯一旦豁然有  
見却不是端的易得消散須是下集義工夫涵養

體察平穩妥帖釋然心解乃是

周家封國八百固是大小相維本末相制有道而王  
室尊安雖無道亦便未能兼并得其中自有摠攝  
處如上卿命於天子如貢財於王甚多如此非一  
故易控制自東遷之後此法漸漸不存矣

獲賊改官若是依他格法無緣得然亦不可冒獲賊  
不改官之名須依實供去若是馬前三步捉得雖  
改官亦無嫌

子弟有不率教當如何曰只當反求諸己直是如此  
始是教之道

浩然之氣須有集義工夫則自生矣今人一事無愧  
於心曾中覺休休然彼亦未必俱合於義而况集  
義久而熟者安得不浩然乎

漢武帝窮侈淫刑黷武比秦隋無幾然秦隋亡而漢  
不亡者要須深思二世煬帝只以下情不通故亡

漢武下情却通只輪臺詔可見外面利害武帝具  
知之國之存亡只看下情通塞

人須恭默思道恭默是降下沈潛之意降下便實  
人心惟危人心是私心道心惟微道心是本心精一  
是子細之意既能精一則信能執中矣言此便說  
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可愛非君可畏非  
民精粗本末一衷說了古人之言皆如此

何處非道理如中庸九經言祭祀亦是

問心與性何以別答曰心猶帝性猶天本然者謂之  
性主宰者謂之心下天須從心上做故曰盡其心



者知其性又問如何盡心答曰心之廣大今人何嘗能盡須是與天地同

或問量可改否曰何故不可但言量時尚有量在若聖人則不言矣

弘毅二字最好今寬緩者必不能毅發強者必不能弘古人言大率如此如言晉公子廣而儉儉須是廣不廣不成儉皐陶謨言九德直而溫之類不是相濟如此方是德不然却是病

仲虺言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又成湯言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常性克綏厥猷惟后意雖無異觀此可見聖賢氣象不同

國是二字乃不祥之語

看書不可失於穿鑿唐文宗言得美泉而止此言却是

顯諸仁者此理無所不在視聽言動之間以至於風雨霜露庶物露生風霆流形無非教者是之謂顯是無非仁即此便是奧義故曰藏諸用

顏淵問為邦既告以四代禮樂又曰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便是健而無息之謂乾與舜之罔遊于逸罔淫于樂同

德是實有之理是箇體段

爲學須識義利遜悌廉耻六箇字於此守之不失爲善人於此上行之而著習矣而察便是精義妙道遜悌最切便是堯之允恭舜之溫恭禹湯文武皆然詩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傳曰古先聖王之傳恭如此言古而曰在昔言人而曰先民傳恭二字最好如堯以是傳之舜

自唐宇文融言利急於辦事增置諸使而正官皆閑了如置轉運使便奪了金部倉部權後來如劉晏身兼二十餘使唐亦欲罷諸使但才罷不多時又復置此弊直至元豐改制始革之且如當時吏部閑了事却歸審官院及流內銓戶部閑了事却歸三司禮部閑了事歸禮儀院刑部閑了事歸審刑院兵部閑了事歸樞密院六部名存實亡諸司體統不正故元豐不得不革

或問湖北廣西比來錢荒但日納於都下都下却無發去救之當如何曰莫若以粟帛爲賦而不稅錢此事極則須有人變之無人變則其勢自變前代固有數路不用錢者只爲錢荒之極至此錢本助粟帛以通濟有無爾不是全仰他救之本莫若力

農錢非所急也古之爲國者於要害都會之處以貯穀粟亦貯錢萬一有方數千里之旱則資錢以致粟於它郡則民不告病矣粟帛爲賦不可以尺寸裂也曰大都用粟帛其零細則以錢輔而行之管仲才高亦不是無學只是辦不得箇不做左氏載得它事筆力甚高儘有意左氏亦不高看得它親切且如拈出他辭鄭太子華及平戎于王辭上卿禮兩事出來則仲蓋有聞者也與後來狐趙之流甚不同初用在高國之間不與他爭權二十年而後有召陵之盟全是養其氣酸大而服楚又服晉但辦不得不做故就小規摹上去聖人言小哉一句道盡

漢黨錮之獄唐白馬之禍生於相標榜立崖岸

讀實錄須看累朝相承其間有大綱目一二十條前後以此氣脉相承不絕如不嗜殺人如卹力役如賑凶荒如納諫諍如幸大臣第其中仁厚寬卹固結人心維持國勢處皆是此是大綱目更五六朝雖有升降汚隆此氣脉却不絕迨至熙寧王氏用事引用後生皆不知此意是祖宗相傳家法故此等事蕩然掃去盡矣

學者推求言句工夫常多點檢日用工夫常少此等  
人極多然或資質敏利其言往往有可采者則不  
免資其講論之益而在我者躬行無力又無以深  
矯其弊

揚炎變租庸調為兩稅只取一時之便不知變壞古  
法最不可者租庸調略有三代之意至楊炎時只  
為暴賦橫斂名色之多皆在租庸調之外故炎都  
併來均作二稅二稅之外不許誅求一錢它却不  
知如何保得後來不誅求且如租庸調之法尚在  
自是無害於民外有暴賦橫斂只為軍興窘急及

暴君汚吏所為使有賢君使無軍興則此等自可  
罷去却如何將舊法掃地壞了太凡治財最不可  
壞舊法最不可併省名目名目既省則後來復置  
容易矣孟子言粟米之征便是租布縷之征便是  
調力役之征便是庸此三件自來源流如此但古  
者或緩其二或緩其一至唐太宗都征了

武后若越王貞事成必須殺中宗

中宗亦有失德且天命未改不可廢

荀彧東坡所論殊不近事情許多時在曹操處豈不  
見得只為大功已為董昭有雖不自殺操且殺之

矣

審武子不是避事人為韜晦所以能周旋彌縫也  
訓注之事若成渠亦自反

自古淫亂必召夷狄

自幽王以下皆可數

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

可之為言猶云得也不是深可

配義與道配合也此論氣之體用

從容則子房而正大則孔明

寬大而縝密

孔明

性本善但氣質有偏故才與情亦流而偏耳

為之非也非者上其用否之謂也

操舍便見真妄

不愧屋漏則心安而體舒此言果是好此非但謂處

於無人之地凡口然而心不然而念慮間有萌動

處皆是

顏直卿讓賀蘭進明此是書生願辭讓為好事却是

闇於事機

項梁死後義帝便能收兵柄部署諸將亦未是了不

得底人只是用宋義誤了

項羽殺義帝正是為高帝做了不好底事

高帝入關正是秦之重兵在趙故如入無人之境

讀書且理會得文義大說道便到精微且得他心路

教細不麤

辭受之際若不受更不須與人商量若受時却更商量

人多是據他資質見定

孫策不死興固不可知亡亦未可知蓋不為保江東之計若使待得曹操死則可逞其志

切須理會儉德

已欲立已欲達立是立得住達是做得行無阻礙須是合道理立得達得不然私意欲立欲達以此待已待人則淪於自恕恕人入姑息委靡之敝

卷九

十一

釋

矣何事於仁事者止之謂也是一句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聖猶有遺恨

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是成德者事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却是用功如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也

龜山論夫子為衛君一段甚未剖判分明公子郢當立無可辭者

釋氏以一物認一物正是添了一物吾儒如開著眼行面前看見數十步行將去釋氏便須一步看一步極費力也

昔人言白馬非馬之說若無白馬在前則儘教他說  
適有牽白馬者過堂下則彼自破矣如三耳之說  
我若隨之而轉則必爲所惑惟自守兩耳之說則  
彼不能眩矣

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其說謂自一尺至一  
釐一忽無不有半推廣尋丈以上皆如此所以謂  
萬世不竭此亦有理

今人只在水中坐却說入水不濡在火中坐却說入  
火不熱古人說不濡却不曾入水說不熱却不曾  
入火

釋氏只管說空說悟吾儒不道者政把做尋常事看  
了

大抵人臣多顧一分之害壞國家十分之利

聖人之心如處空谷之中靜室之內苟有一動一靜  
無不即知常人之心如處市井雖大聲疾呼亦且  
不聞

語有力而不露鋒芒者善言也自孟子以後無如易  
傳言近而指遠者

情便是性波便是水李翱却分作兩段看了宜乎當  
時釋氏之盛只緣吾黨無人反爲釋氏所謾

釋氏之學唐爲最盛近日無其人焉蓋唐之釋氏皆有行門實地所以變易不窮連高明之士皆爲引去後來却只傳其語言此其所以衰也

論孟精義可以見伊洛各人工夫

易傳最難看心氣稍不平意思稍不在便看不見直是易得蹉過

韓愈讀墨少作也

伊川易都不偏

律令格式自本朝別律而出之曰刑統加以勅曰勅

令格式

勅只是斷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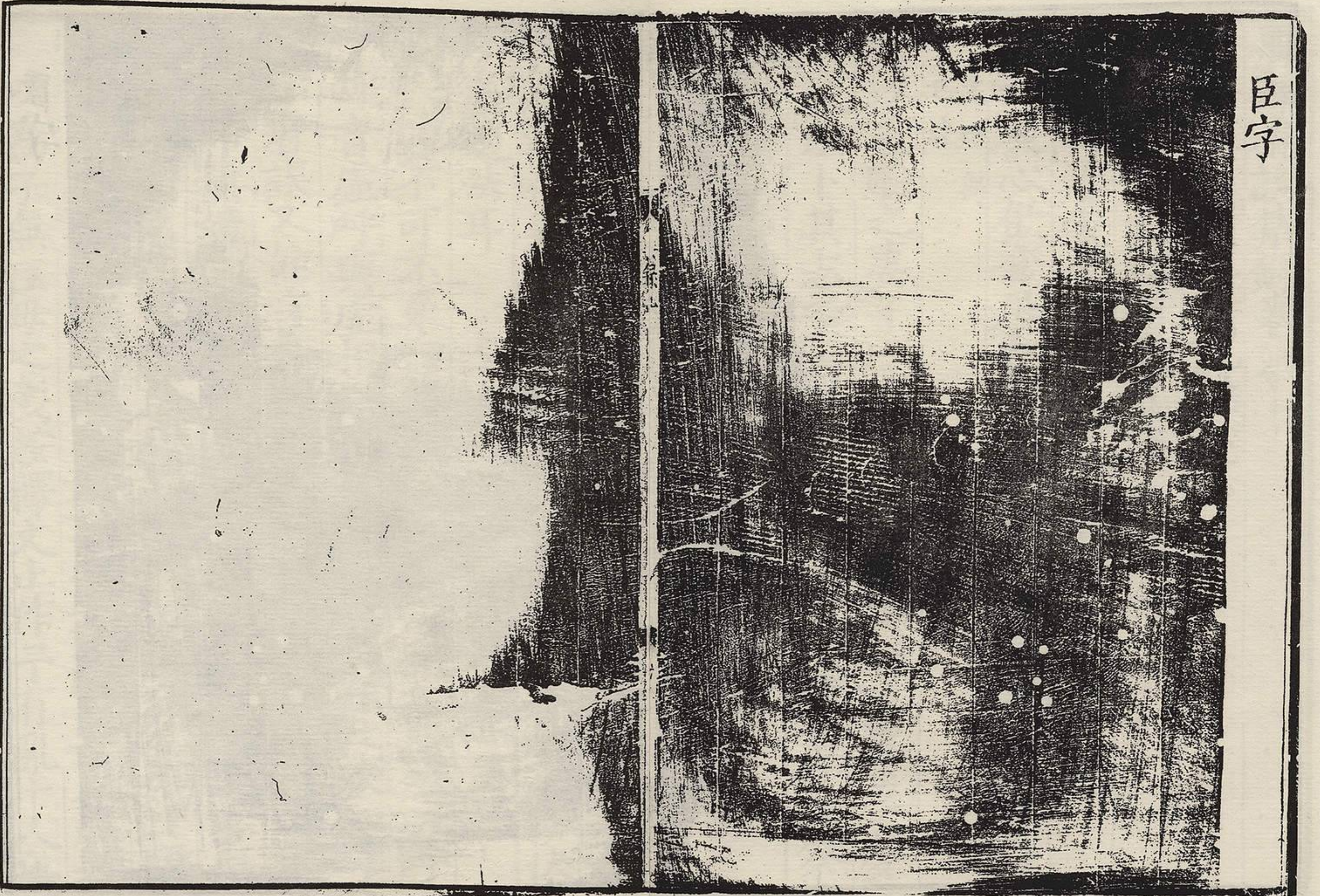
人多言不可用法法是申韓深刻

之書此殊未然今之法便是人情物理所在若會看得仁義之氣藹然在其中但續降者有時務快多過法耳

讀六經不可不參釋文點檢如曾子聞之瞿然曰呼呼音虛呼與虛相去遠矣釋文作曰吁此決知呼字者誤又如言乘丘之戰馬驚敗績釋文作馬驚敗而無績字按乘丘之戰魯勝也無敗績之事但當時止是馬驚敗耳初不預軍之勝負也如此類皆是後人誤有增加又如言子有亂臣十人或者以爲子無臣母之義按釋文止作子有亂十人無



臣字



麗澤論說集錄卷第十一

門人所記雜說二

以立志為先以持敬為本

就正身治家上理會最是親切處

人之良心飲食居處之間未嘗不在但不能察只為這箇

道理無已時

常以晝驗之妻子以觀其行之篤與否也夜考之夢

寐以下其志之定與未也須於此等處常常體察

唯此最可驗學力

今之學者之病不是弱是小

千里外尚可以虛聲動若日夕所親近最可驗學力

未有孤立理須有比我者

看經書須是識他綱目讀易只識箇易便是綱目

明道不肯二日除服一府相視莫敢除者畢竟是理

是

是者舉世非之而不顧

仕官須脫小規摹一仰羨官職二隨人說是非三乘

空接響揣量測度四謂求知等事為當為之事

在人疑當予在已疑當棄

為學斷自四事起飲食衣服居處言語

易方馬二氏禮記陳晉之孟子張子韶論語長言  
甫莊子皆不當看也

持養 體察 主敬 致知 觀過  
要知病處湏日用間體察

初學最怕錯認最怕見理未明且放過

梯稗

初學唯以朴實篤信為主

反覆論難

有味在無味中

日用間若不自加提策則怠惰之心生矣怠惰之心  
生不止於悠悠無所成而放僻邪侈隨至矣

學者最不可悠悠

今人讀書全不作有用看且如人二三十年讀聖人  
書及一旦遇事便與問巷人無異或有一聽老成  
人之語便能終身服行豈老成之言過於六經哉  
只緣讀書不作有用看故也

人心皆有至理惟講說則能興起

做事須是著實做暴戾者必用力於和順吝鄙者必  
用力於寬裕而後可以言學

學者之患在於諱過而自足使其不諱過不自足則  
其成德夫豈易量譬諸人之作室方其作也一柱

閨室此最是爲學切要處中庸大學只是此道  
看書須存長久心

良心起處須要接續乍見孺子入井處

始焉豪髮之筮終焉天地之判則公私見矣

天下只有一箇道理

在己之過有心點檢己是不是然初聞亦不可不點  
檢

人須當做一箇人則爲學是合做底事止緣資質薄  
志趣狹抵當不過遂覺衆中容他不得不知何必  
如此

要識見明如何且看仁字以博愛之謂仁與樊遲問  
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  
也一段同看看得仁則識見自明矣

欲與善人君子而後爲學是先立標的於外非自然  
而然也非自然而然則有時而息維天之命於穆  
不已知天理之自然則無時而已矣

身正而家未正必是未能感格  
讀書熟處放下須識到生處

初學欲求義理且看上蔡語閩範伊川易研究推索  
自有所見若荆公新說張綱書劉君舉詩耿南仲

之不良一梁之不正斤削斷刻之或失其道唯恐  
旁觀者之不言隨言隨改隨正略無所憚其  
心以謂吾知良吾室而已凡所以就其良而去其  
不良者無所不至此善學而遜志之說也若夫聚  
不良之木用不良之匠爲不良之室專心致志自  
以爲是而以人言爲諱及其成也自以爲是惟恐  
人言其非如此則必至於頹敗而後覺悟豈不哀  
哉

有以繼母難事爲問者曰在盡其敬順而已因歷舉  
程先生解蠱卦九二與胡康侯解春秋莊二年夫

人姜氏會齊侯于禚事相表裏爲證

或問人無祖產後來自買田產而兄弟欲分之柰何  
曰身也者父祖所生之身也身爲父祖有而財非  
父祖之財乎

或問人爲學多爲事廢柰何曰正當幹事時占時節  
本不多只爲事未到時心先忙事已過後心不定  
所以占時節多

人能以應科舉之心讀書則書不可勝用矣此無他  
以實心觀之也

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不是又有箇一把來主纔

無適即是主也

張荊州之教人也必使人體察良心以聖賢語言而見之行事因行事而復求聖賢之語言

敬之一字乃學者入道之門敬也者純一不雜之謂也事在此而心在彼安能體得敬字大學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蓋非特一事當然也凡事皆若是而後可

爲學只要信得及信之及者雖識見卑過失多習氣深日損一日無不變也信之不及雖聰明才智徒以爲賊身之具無術以捄之

人須是令聖賢格言不間斷於此心方能有益心是活物流而不息故舜跖之善利同一孳孳自無所見因人而有警言者不足恃

或問平時自省自謂無過然遇事接物却多流動事過後却追悔如何曰正當發處不要放過須是辨認賓主交分曉但使善心爲主私意爲客却不妨若私心爲主則善心乍發而復蔽矣學須是識賓主

學者平居相聚最爲有益然亦須是於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處下工夫不然則至於忘形骸相爾汝豈

唯無益所損實多

天下物各有似不善學者祇得其似

觀起之蚤晏可以卜人家之興替書曰夙夜浚明有  
家

學者須是有歆然興起之意方能有進如敬修其可  
願可欲之謂善不知味後如何進德

學者須是心不外緣易曰君子學以聚之

人若是求師取友之心泛泛則可見其平日工夫亦  
是悠悠泛愛衆而親仁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  
者友其士之仁者古人之於師友其切如此

看史須看一半便掩卷料其後成敗如何其大要有

六擇善敬言戒閫範治體議論處事

大抵人之爲學須是一鼓作氣才有間斷便非學矣  
所謂再而衰也

或問謝太傅公何不教兒曰我常自教兒此語極好  
蓋朝夕之所示者無非教也

已怨言徐氣平

凡世俗所謂不妨有例不見得未必知衆人都如此  
也是常事之類皆不可聽

凡不善之事猶易改若實者之過自以爲是却難掃

除

曾中存留悔心極害事且如賈誼號爲通達及觀長沙之賦悲憂傷撓無一念閑竟以是死夫梁王墜馬以死固當自責然豈遽至於殞身曾中有滯礙處故必至此如鵬鳥賦視其言非不洞達死生之理然誼實只以此自廣又何嘗廣得分毫

學者不進則已欲進之則不可有成心有成心則不可與進乎道矣故成心存則自處以不疑成心亡然後知所疑矣小疑必小進大疑必大進蓋疑者不安於故而進於新者也

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只看消長分數多少爲君子小人之別

或有言病太剛太直者先生曰剛無病所病者乃暴而非剛直無病所病者乃訐而非直

工夫疑阻則無復積累

前面常要寬莫教室窄

安燕而血氣不惰束理也昏昏則情而不精門矣束別也勞勸而容

貌不枯好交也厭勸則容貌枯矣好交云者欣然與事物交而非強勉也

戒慎固是要切工夫龜山中庸所謂見此則知所以戒慎恐懼此之一字當深玩也或問體察良心如



何是體察云體察上著如何不得又問今若欲用工畢竟體察是如何云看他所起處又問今人良心雖不能盡識縱有自謂識之者雖欲看之竟以不見而止畢竟如何方可以看云持養之功甚切若不知敬以直內之理方良心未發豈都無所事心之官則思官字最好看

看史非欲聞見該博正是要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大抵事只有成已成物兩件蠱者事也象止說振民育德前時亦嘗作六事看如儆戒擇善闡範議論處事治體要之止是兩件然兩事又却只是一

箇成字史亦難看須是自家鏡明然後見得美惡稱平然後等得輕重欲得鏡明稱平又須是致知格物

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只是存養

為學須是以聖人為準的步步踏實地所以謂學不躐等

須是尋病源起處克將去若強要勝他克得一件一件來要緊是觀過人各有偏處就自己偏處尋源流下工夫克只是消磨令盡所謂見現曰消如揚子云勝己之私之謂克恐未盡又云要知病處須

是日用間常體察

初學須是去整齊收斂上做工夫

為學只為放過處多因舉孟子攘雞一段須是不放過始得人才說這次且恁地後次改此等人後次定不會改

人之一身必有事未及第時謂科舉妨為學已及第後又為做官為治家幾時得無事

或言做事做了方覺不穩先生云只是不曾常常體察如何做時不覺做了方覺不是若曾用工夫人才做便覺不是又云當忽然覺不是時便是良心才思量計較如何是不是便差了

或問今欲作一件好事眾人皆謂不然如何先生云只是自家誠意未至又問眾人做底不做眾人說底不說便覺突兀如何先生云這箇裏面有一毫外面見一毫不可掩須做合當做底事看始得若有一毫欲異眾外面形迹便露此極可驗

今人須是就治家上理會這裏不治如何是為學堯稱舜讓以天下如何止說刑于二女四岳舉舜不及其他止言克諧以孝若是今人須說舜有經綸大業濟世安民之實欽哉兩字最要看看得這箇

便見得天命便識得易

致知力行不是兩般力行亦所以致其知磨鏡所以  
鏡明

為學須存不已之心持養之功甚妙常常提起自有  
精神持養之久自有不可掩者常以后敬為本

問誠敬兩字有異否云只是一般所謂存誠存便是  
敬

士大夫喜言風俗不好風俗是誰做來身便是風俗  
不自去做如何得會好

觀書不可徒玩文采要當如藥方酒法求其君臣佐  
使互相剋制有以益吾身可也

舜格于文祖詢于四岳明四目達四聰方說出治之  
規摹如食哉惟時蠻夷率服之類此是聖人之治  
天下手段必先資諸人而後展出規摹後世興王  
之君即位之初必自用如高祖一入關便約法三  
章晉悼公一即位亦便自用

文帝先天下以敦朴而眎鄧通蔽而不可曉者也後  
賜予無度而至於錫之以銅山尤不可曉也

唐太宗歲斷死罪二十九人自以謂至少矣而不知  
所縱囚三百九十人亦未為甚少也

後世小人豈無七八分合正者但其一二分乃是其  
邪本迹發露處如李瑒嗣復之類是也如李林  
甫輩則無是矣

魏元忠攝冢宰為武三思百戶實封所動恐無此理  
為人所毀若捧制感咽則有之夫以元忠不為死  
生所屈豈為百戶而動心乎此與裴度之事敬穆  
相類

長孫無忌之於吳王恪王猛之於慕容垂若此者自  
以為有意於忠國而不知非所以為忠也

予其殺非遽殺也正如今法當行處斬

正倫理篤恩義此二句極要推廣天尊地卑卑高以  
陳而下正倫理也風以動之雨以潤之而下篤恩  
義也

凡聽訟不可心先有所主以此心而聽訟必有所蔽  
若平心去看便不偏於一曲直自見

凡人有所干求不可湏便說不可含糊

凡使人湏度其可行然後使之若度其不可而強使  
之後雖有可行者人亦不信且如立限令三日可  
辦却只限一日定是違限其勢不得不展自此以  
後雖一日可到之事亦難信矣

與人交際須是通情若直以言語牢籠人清豈能  
人須是如與家人婦子說話則情自通

兩人不足自處其間甲必來說乙不是乙亦來說甲  
不是若都不應和人將以為我深或以為黨庇應  
和之語須是如與乙同坐對乙面前也說得方可  
聽人說話或有不中節者亦無都不應答之理說十  
句中豈無一句略可取將此一句推說應之亦於  
其人有益

今世有短處可數便是第一等人

人皆知欲辨義利輕重須識得所以輕所以重方得  
能惡衣惡衣在眾中不愧方可

儉與吝只爭分毫

欲窮理而不循理欲精義而不徙義欲資深而不習  
察吾未知其至也

謝師直為監司明道作簿每謂人與明道說春秋猶  
以為是至說易都無一句是伊川謂二公深知易  
者也以主簿而敢言監司不是監司能受主簿之

言不諱

此最富看不會看者只見監司主簿相與  
議論以為知易此當體師直容受明道所

言之心當下便是易但不知  
師直能體其所自發處不

前輩謂公近仁

過在失而不在復最要詳玩人但能常存初悔一念則豈至貳過惟其失此悔心故爲危頻復厲讀書不可雜

人之於學避其所難姑爲其易者斯自弃矣夫學必至於大道以聖人自期而猶有不至者焉

善學者之於心治其亂收其放明其蔽安其危守之必嚴執之必定少怠而縱之則存者亡矣

百工治器必貴於有用器而不可用工弗爲也學而無所用學將何爲也耶

編壹範或欲冠家人卦爲首先先生云才拈出却滋味短六經之中何處不是家人卦不獨在家人卦不

若止依次序却自穩處家之道導之以禮義示之以禮法養之以恩意雖

肅遜悌之風可以維持百年而不息苟或未然則聚族旣衆羣居終日當慮者豈止一事哉

大抵爲學不可令虛聲多實事少非畏標榜之禍也當互相激揚之時本心已不實學問已無本矣

人之相與雖道合志同之至亦不能無異向且如一身早間思量事及少間思之便覺有未盡處蓋無

緣會無異向

臨事常思不中不遠矣

問學之講自孟氏後直至本朝方大明處今之世而  
熟聞前輩之已講可謂大幸但只為聞過便了所  
以不得力

徐仲車先生不肯娶恐不與已同心事母後有路振  
者力勸其不可無從遂以女妻之後生子名曰路  
兒此固正矣然亦未為中節

平居數日凡所思量多近於理只為此念不續處多  
而臨境忘了今若要下工夫莫若且據所聞亦須  
得力

明於內而巽於外是非取舍不可不十分明盡然行  
之則當巽

凡書所言愠皆非忿怒也止憂悶之謂如言憂心悄  
悄愠于羣小豈可以怒言耶

相沖憂晉室之危而謂吾其左衽及堅敗沖慙恨而  
卒夫沖所以憂晉之左衽乃事理之當然初不足  
為過肥水之捷亦幸而已使沖言果驗晉之辱也  
使沖之言不驗則晉之榮也沖於此喜而不寐可  
也尚何慙恨之有夫沖所以慙恨者豈有他哉不  
過耻其言之不中耳然推是心而充之則極害

楊國忠之於安祿山是已此誠可為深戒萬一  
之言果驗吾意沖之未必能死也

侯景欲降梁武意猶未決嘗獨言我國家如金甌無  
一傷缺今忽受景地脫若紛紛悔之何及朱异揣  
知上意去去上乃納景其語雖若不欲受而欲受  
之意多故异揣知上意非是不要受是特尚懼為  
害耳

人一時權職不宜引嫌便當以正官自處且如宰相  
作知州承務郎作通判時暫權州便當以知州自  
處但不可妄有支用耳

內有輕刑之名外有殺人之實

非也初時自然如此  
到後來方能盡善

釋氏慈悲過當

枉尺直尋  
處甚多

顏氏家訓雖曰平易然出於骨髓故雖淺近而其言  
有味出於骨髓者語意自別

李光弼略有徘徊之意而大將田神功等遂不稟命  
因此憂鬱而卒大抵為善必盡其極者則我無所  
顧而人亦安之為惡亦然如當時亂臣賊子稱兵  
宮闕擅權枉法而軍士為之盡死力者比比皆是  
光弼焉有此風耶特一時畏死而狐疑其行耳然  
大將遽不稟命蓋光弼善人也其大體已正矣



其大體已正則微有不純之迹而人因得以弗禁制欲治之則不能欲不治之則不可首鼠疑其迹益露此尤為為善未盡而一出入焉者之戒事不可生亦不可厭

南軒曰心在焉則謂之敬且如方對賓客談論而他有所思雖思之善亦不敬也纔有問斷便是不敬君子思不出其位此位隨在隨有如對客時只是對客底位舍而他思即是出其位也

孔門問仁問孝處多蓋孝最是為仁親切

伊川在浣衣冠雖不華盛而極於整肅飲食雖不豐厚而極於精美五峯見容下冠

或問五峯何以為學曰求仁何以求仁曰居敬何以居敬曰心不在焉是謂不敬

今人習氣深重天理昏隔本是順今却是逆若能於逆處用力即是順

與人相與處最當理會降意兩字不降而升小則忿怒大則暴戾

張釋之于定國為廷尉民以為不寃而鼂錯之誅無少長同產皆弃市趙蓋犇楊之死皆不厭眾心其持心平恕固是一君子長者苟其不計人主之

怒者自能盡其平允緣不曾透得利害過福  
急如何作得主宰以此見有資質者不可不學也  
處家之道須是量度人之根器固是綱紀不可不正  
且肅恐有人受不得時却是敗壞譬如水滿平堤  
便須量其勢放一二板水以泄其盛不然崩潰四  
出不可救矣處家平時不放一分他日却用放五  
分不得

敬字最難形容謝上蔡釋食不語寢不言曰聖人存  
心不他為物之終始與事在此而心游於彼者異  
此却相近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麗澤論說集錄〔宋〕呂祖儉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12

(中華再造善本)

ISBN 7-5013-2320-8

I. 麗… II. 呂… III. 古典哲學—中國—宋代  
IV. B244.99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3)第101218號

ISBN 7-5013-2320-8



9 787501 323203 >

書名 麗澤論說集錄(全五冊)  
著者 〔宋〕呂祖儉 輯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七號)

發行 Tel:(010)66151313 Fax:(010)66174391

E-mail: Bstxb@publicf.nlc.gov.cn

Website: www.nlcpress.com

造紙 華寶齋  
印刷 杭州富陽古籍印刷廠

開本 八

印張 七九·七五

版次 二〇〇三年十二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數 一—二〇〇

書號 ISBN 7-5013-2320-8 / K·713

定價 二五六〇圓

